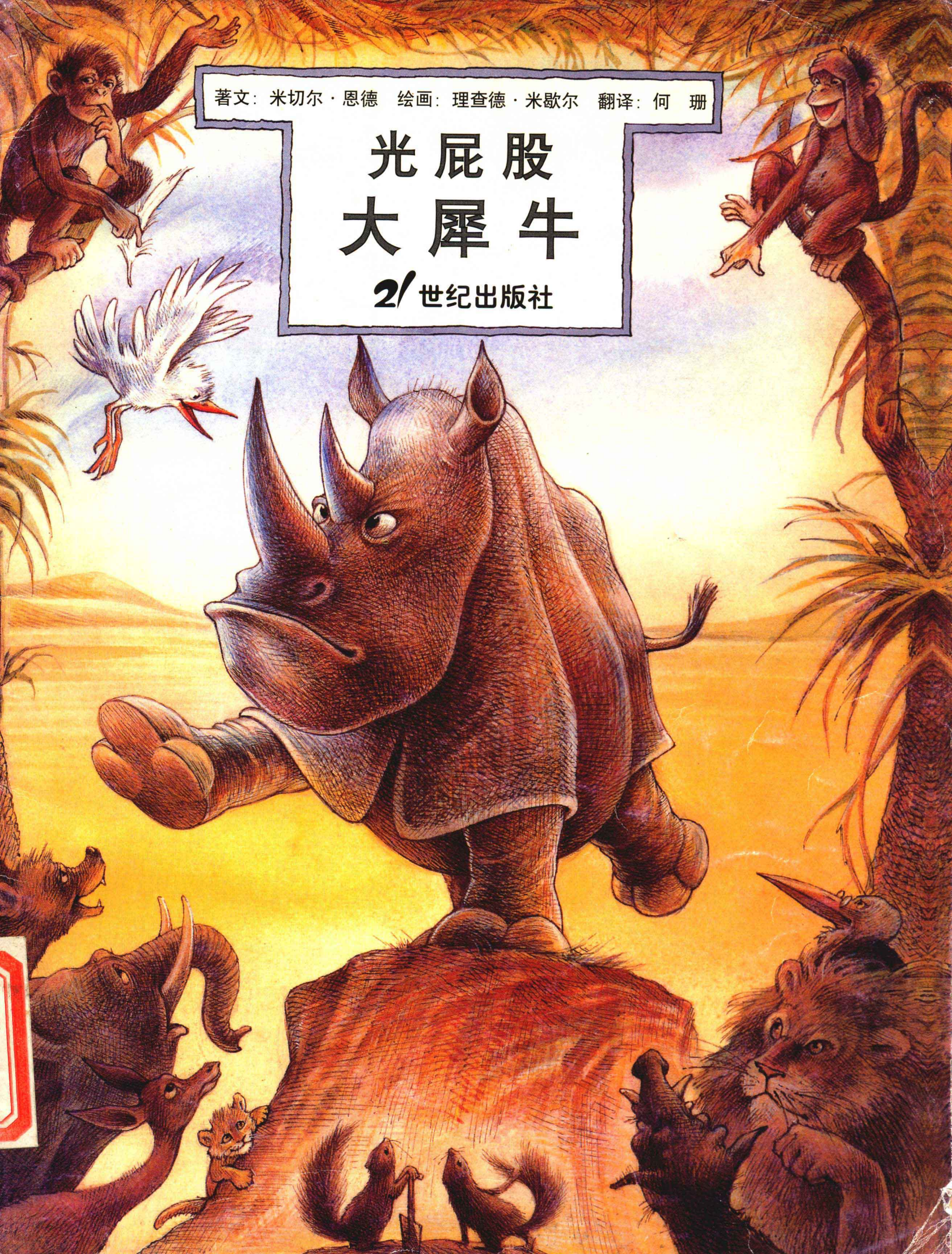


著文：米切尔·恩德 绘画：理查德·米歇尔 翻译：何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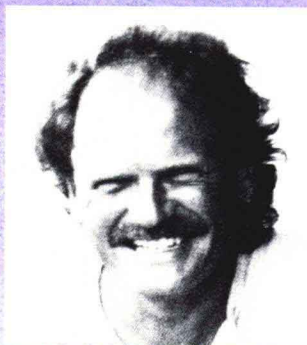
光屁股 大犀牛

21世纪出版社





作者介绍：米切尔·恩德，1929年生于德国加尔梅什·帕腾克尔辛，1995年8月逝世于斯图加特。德语国家的文学评论界公认他是一位“在冷冰冰的、没有灵魂的世界里，为孩子也为成人找回失去的幻想与梦境”的伟大作家。他的许多著作，如《毛毛》和《讲不完的故事》，已经成为世界名著。他是一位多产的全方位的作家，除了儿童文学作品外，他还写了不少成人文学作品以及剧本等等，总印数已超过了3000万册。他的作品已被译成近40种文字，在世界各国流行。



绘画者介绍：理查德·米歇尔，生于1948年，现居慕尼黑，为当代德国最出色的插图画家及儿童图画书绘画者之一。曾有四部儿童图画书入选德意志儿童图画书大奖和提名奖。

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专用章赣字第115号

版权：©1984 by K. Thienemanns Verlag, Stuttgart-Wien-Bern

文字编辑：熊 焱 邓 滨

美术编辑：周士达

光屁股大犀牛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南昌市新魏路17号

邮编：330002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利丰雅高印刷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2000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91-1651-X/J·3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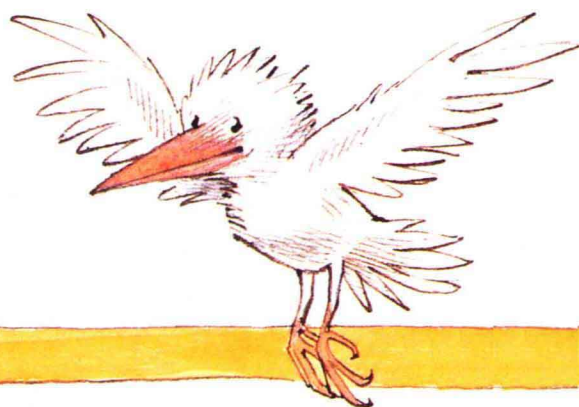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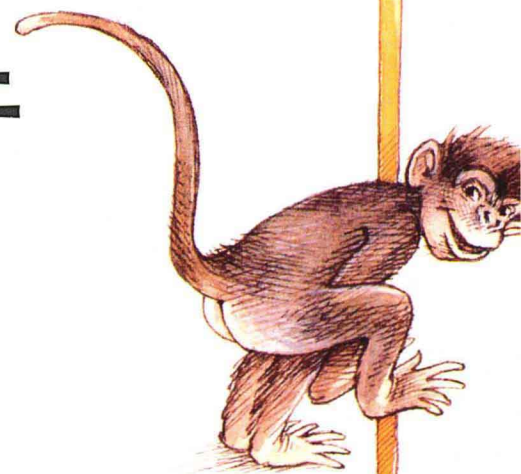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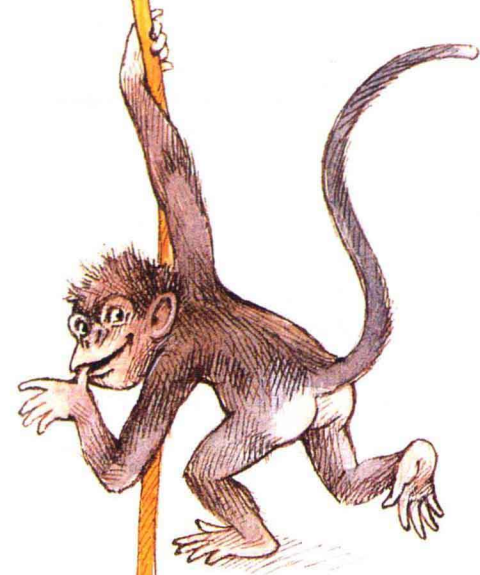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9.00元

光屁股大犀牛

著文：米切尔·恩德

绘画：理查德·米歇尔

翻译：何珊





从前，有一头犀牛，他的名字叫粗脖子诺贝特。

在辽阔的非洲草原上，有一片泥泞的沼泽地，诺贝特就生活在这附近，他不相信任何人。当然啦，大家都知道，所有的犀牛都是多疑的，但是诺贝特的多疑症显然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。

“应该把所有人都看成自己的敌人，”他常常对自己说，“这样就不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和不愉快的事情。唯一可以相信的是自己。这是我的哲学。”



他很自豪，居然能拥有自己的哲学。因为他不愿相信别人的哲学。

像大家所看到的，粗脖子诺贝特在精神方面虽然并不高明，可它的身体却几乎是坚不可摧的。它的皮坚厚如铁，浑身像披着铠甲一样，前后左右，上上下下，总之，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被厚皮遮得严严实

实的。同类生物只在鼻子上长着一只角，但他却认为一只角做武器还不够，他有两只：前面一个大的，后面那个稍小一点儿的备用——万一那只大角不够用的话。两只角都像刀剑一样又尖又锋利。

“随时准备面对最糟糕的事情——这样做是对的。”诺贝特这样认为。



当他踏着沉重的脚步从草原上走过时，别的动物都纷纷让道。小动物是因为害怕，而那些大的动物却是理智地避开他。甚至连大象也宁愿绕道，因为诺贝特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怪物，他会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情和别人争吵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情况变得越来越糟。

最后，别的动物只有在渴得受不了时，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沼泽地的水洼边喝水。而那些幼小的动物就更不敢到那里玩耍和洗澡了。就连鸟儿也不敢唱歌了，因为一旦听见小鸟的声音，粗脖子诺贝特就会怒气冲冲地奔过来，把所有东西都踢平，并发出可怕叫声，好像谁招惹了他似的。





大家一致认为，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

于是，动物们召开了一次会议，讨论大家到底该怎么办。为了使所有动物都能参加会议，大家都答应，彼此和平相处，因为他们以前并不都是相安无事的。

在约定开会的那个晚上，大伙儿都聚集到很远的一个小山谷里，希望在这里能安心心地讨论，不受粗脖子诺贝特的侵扰。

会议由狮子主持，他叫大嘴巴理查德。现在他正站在一块岩石上。

“安静！”他的咆哮声立刻盖住了其他动物咯咯嘎嘎、叽叽喳喳的嘟囔声和尖叫声。

下面马上安静下来了。

“咱们开门见山吧！”狮子继续说，因为他讨厌啰啰嗦嗦。

“大家都知道，现在要谈的是什么事。谁有什么好主意？”

“我!”这时，一只野猪噜噜喊道，他的名字叫髭毛贝特霍尔德。

“说吧!”狮子很威严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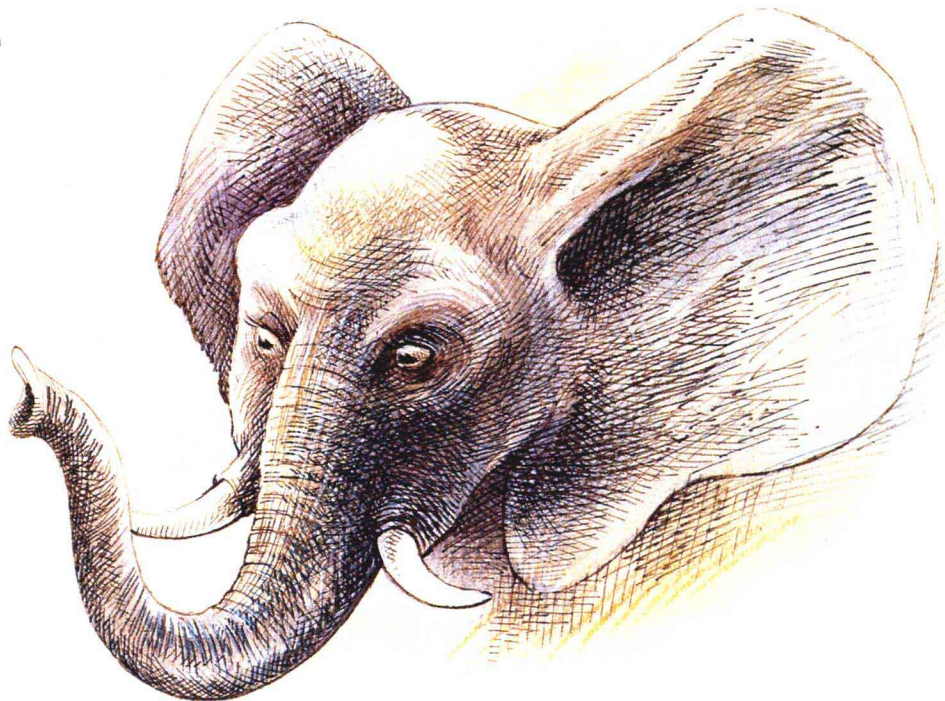
“事情很简单，”野猪解释说，“大家现在全都聚在一起了，我们马上就去找犀牛。要不了一会儿，我们就能把他揍扁，捣成一块肉饼，然后把他埋在地下，从此天下就太平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亲爱的!”一头母象吼叫道，“对不起，但是依我看，这个计划可反映了很恶劣的思想品质!所有人去对付一个人——亏你想得出来!”

她叫长鼻子爱达，边说边愤怒地扇动着那双巨大的耳朵。

“为了动物的荣誉，我抗议髭毛先生的建议。这个主意从道德的立场来看，是卑鄙和无耻的。”

“噢!”野猪生气地叫道“谁叫粗脖子诺贝特自己那么下流无耻



呢?我们必须以牙还牙。”

“我可不想让自己堕落，”长鼻子爱达反驳道，一副很高贵的样子，“我说，髭毛先生，您可太没水平了!再说，粗脖子也决不会像您所说的那样，会轻而易举地被我们揍成肉饼。在诸位把他揍扁之前，他肯定会反抗的。”

“就算这样吧!”髭毛很不服气，“但是，牺牲也总是不可避免的。”

“那么，有谁愿意去充当牺牲品?请站出来!”长鼻子接着说。

没有一个人站出来，就连髭毛自己也没有挺身而出。

她意味深长地点点头，随后只说了一句：“你们看，怎么样?”

“髭毛贝特霍尔德的建议被否决了，”狮子吼道，“下一个!”



这时，一只年纪较大的秃鹫站了出来，他光秃秃的头上由于思考过多，看上去像有些发霉似的。他叫泥巴教授奥泽比乌斯。教授拘谨而僵硬地朝各个方向给大家鞠躬致意，随后开口说道：

“尊敬的各位朋友，亲爱的同行们！——嗯！——根据我绝对权威的意见，眼前这个问题只能以一种忧郁病态的方式去解决。——嗯！——正如我在那本闻名世界的书中所阐述的一样——这本书是关于道德净化的……”

会场传来一阵唉声叹气声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，教授的发言总是冗长而又令人费解的。大家难以理解他的意思，并不是因为他那嘶哑的嗓音，而是由于他那极其深奥的表达方式。

“总之，”在滔滔不绝讲了好一会儿后，教授才准备结束他的发言，“关于粗脖子诺贝特的问题主要涉及到……”他又啰啰嗦嗦用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深奥语言说了一阵。

说完，他向大家鞠了鞠躬，显然他在等待大家的掌声，可他的期望落空了。

“很有意思，亲爱的教授！”狮子一边说，一边用前爪遮住自己的大嘴巴，因为他忍不住想打呵欠，“您说的很有意思，但是您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话，告诉我们这些粗人，到底该怎么办？”

“是这样的——嗯！——这当然是很困难的，”教授说道，同时很尴尬地用爪子搔了搔他那发了霉似的脑袋，“我刚才向大家阐明了——嗯！——换一种比较通俗的表达方式——嗯！——我们必须客客气气地跟犀牛谈谈——嗯！——我们必须友好地向他说明，事实上，如果情况像现在这样，对大家都是非常不幸的事。”





“那您自己去试一试吧!”鬣狗大笑道，他叫刻薄鬼小格雷特。

“我的生命!”教授用带有责备的口气说，“我的生命献给了纯粹的研究事业，至于实际的事情——嗯!——我当然会让别人去干的。”

于是，教授的这个建议也被否决了。泥巴教授奥泽比乌斯伤心地抖动了一下自己的翅膀，随后迈着他那细细的双腿，趾高气扬地朝自己的座位走去。

这时，一只小松鼠要求讲话。他的名字叫蹦蹦赫尔库勒斯，此刻正坐在他众多的家人中间。

“你们看这样如何?”他尖声说道，“我们挖一个陷阱。那样犀牛掉进去了，就只好呆在里面，一直等到他认输——或者变好，才让他出来。”

“哼!”狮子开口道，“那你们准备在哪里挖陷阱呢?”

松鼠蹦蹦兴奋得摩拳擦掌，他尖声尖气地说：“当然是在他每天散步的地方啦。他是个按习惯行事的人，每天都会同一条路上出现的。”

“那么，”大嘴巴温和地问，“挖一个犀牛能掉进去的陷阱，需要多长时间呢?”

松鼠蹦蹦快速在脑子里算了一下说：

“最少需要十天，也许更长的时间。”

鬣狗刻薄鬼又以他那种不友好的方式大声嘲笑道：“你们认为，在你们挖陷阱的这段时间，粗脖子会站在一旁，安安静静地看着你们忙活?他会用角把你们刺穿，或者把你们踩扁，他肯定会这么干的!他决不会掉进你们挖的陷阱。他才没有那么笨哩!”

大嘴巴威严地笑了笑，并摆了摆前爪，表示拒绝采纳松鼠的建议。蹦蹦无言以对，只好退到一旁。





紧接着，还有别的动物提了一大堆建议。但是，一经仔细讨论，没有一个是切实可行的。

最后，会场陷入了一片沉默，大家都束手无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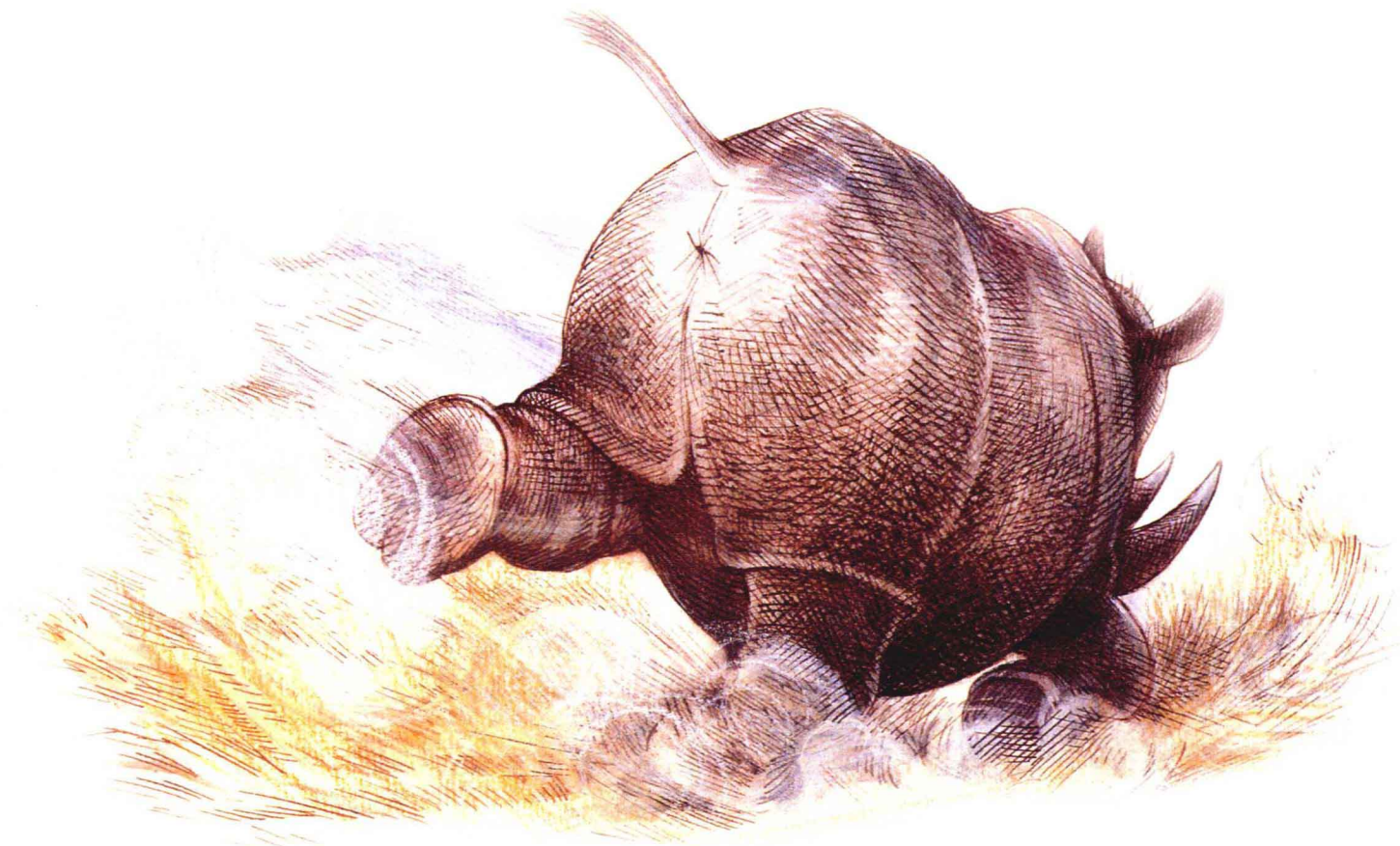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一只羚羊走上前去，她叫胆小鬼多萝勒丝，她用满含泪水的双眼看着大家，轻声轻气地说：“那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：我们收拾好东西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离粗脖子诺贝特远远的！”

“逃走？”大嘴巴怒吼道，他对可怜的羚羊投去愤怒的目光，这种目光差点儿让她昏了过去，“逃走？这个办法决不考虑！”

可是，还没有等他说完，便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而且声音越来越近，这巨大的声音中混杂着粗重的喘息声和隆隆的脚步声，好像一场地震正向会场袭来。

接着，大家就听见粗脖子诺贝特那震耳欲聋的咆哮：“你们这帮阴险的家伙！现在我可逮住你们了！哈，你们也把我看得太蠢了。你们以为我没有发现，你们在背地里策划对付我的阴谋吗？可你们应该早些动手！现在我要让你们彻底看清楚，与我作对是什么结果！我要把你们全灭了！”

谢天谢地，粗脖子的这种恐吓没法兑现，因为等他进入山谷时，所有动物都跑得无影无踪了。甚至连狮子和大象都认为赶快避开是上策。为了发泄他的愤怒，犀牛只好拿几棵棕榈树出气，他把它们撕成了火柴棍儿似的小碎片。最后，才极其恼怒地穿过夜晚的月色回去了。一路上，他还不停地朝草原的各个方向怪叫：“等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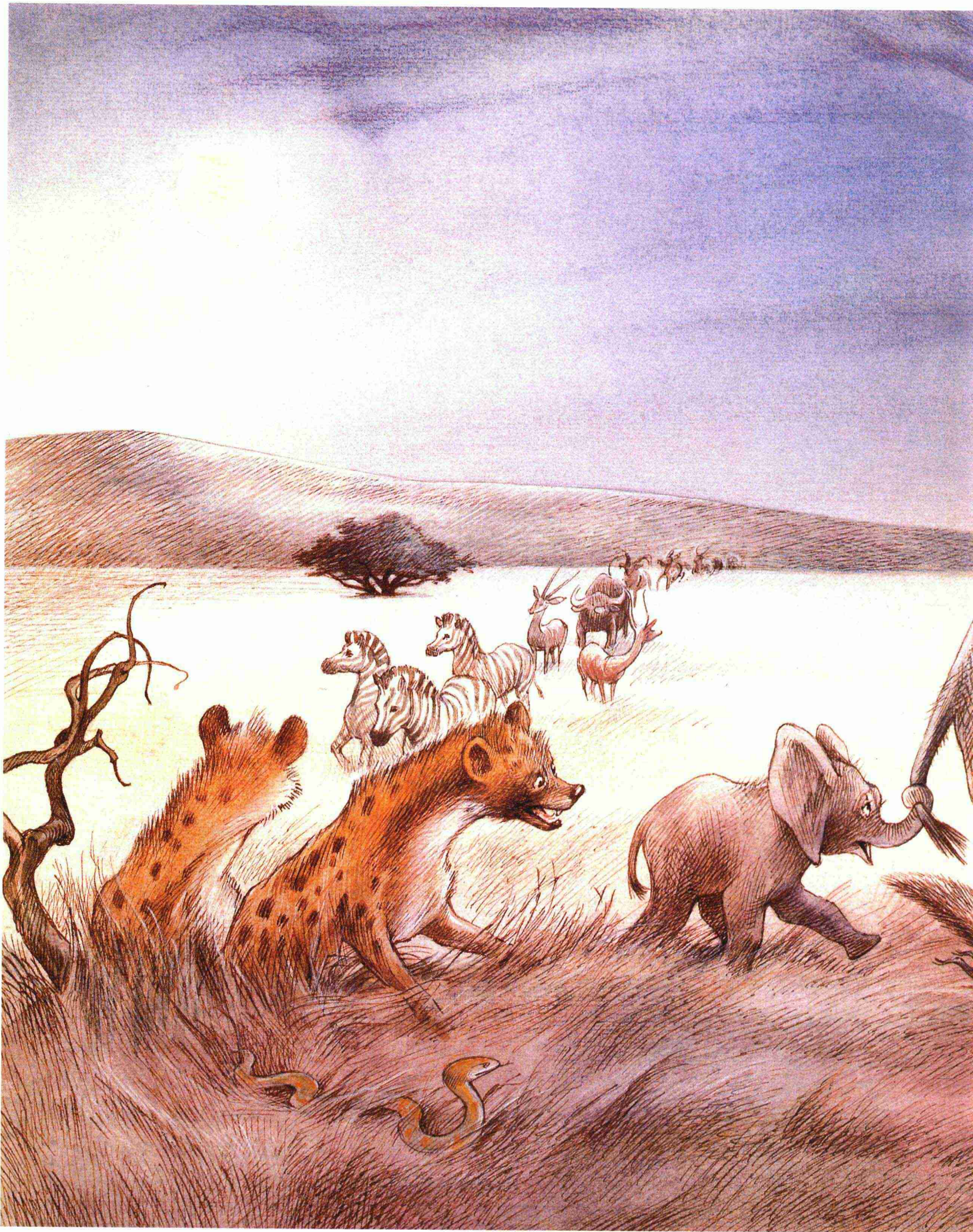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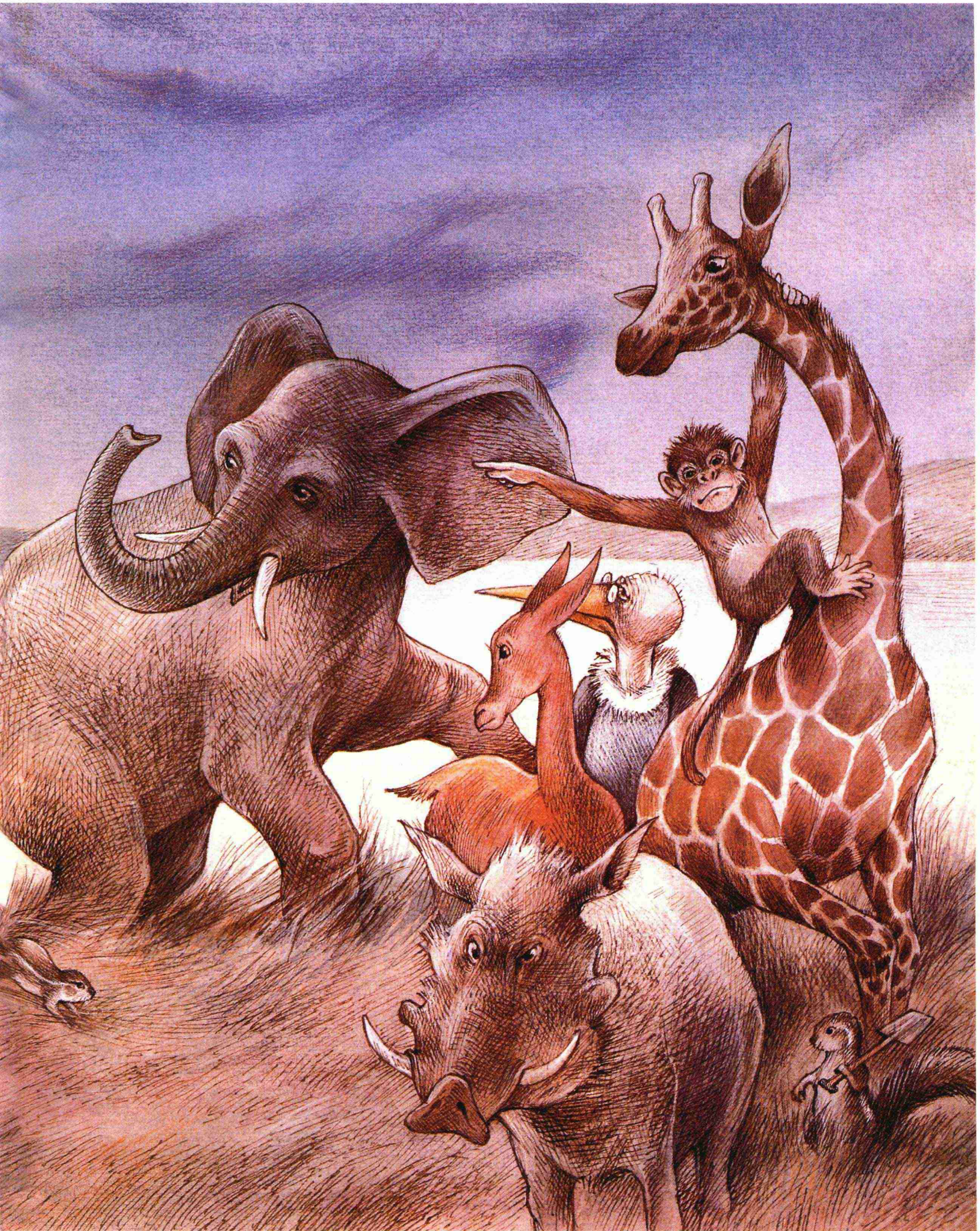
瞧，有谁再敢在这里露面，他会倒霉的！我再也没有耐心了！我要把抓到的每一个人撕成碎片，一个也不放过！你们可记住了！你们这帮胆小而又阴险的家伙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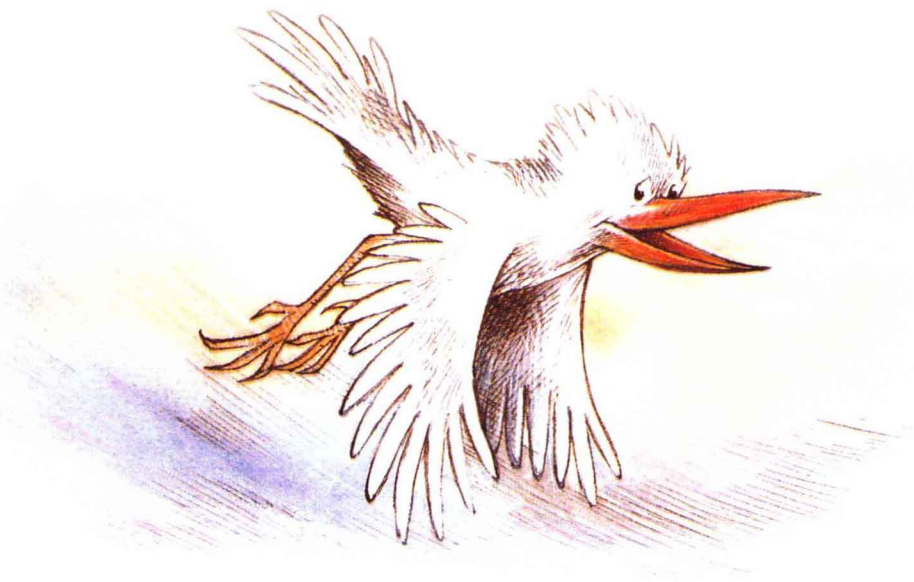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话给所有听到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因为谁也不会怀疑，犀牛会说到做到的。他在有些方面的确不怎么样，但是大家决不怀疑他坚毅的性格。

许多动物，尤其是那些弱小、缺少自卫能力的动物都在想，刚才羚羊多萝勒斯

提出的建议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他们纷纷连夜和家人一道逃往别的地方，躲开粗脖子的侵害。这事传得沸沸扬扬，有些动物开始成群结伙出走。随着出走的动物越多，那些剩下的动物就越害怕。最后，连狮子大嘴巴理查德都觉得，光靠自己是对付不了正暴跳如雷的犀牛的。于是，一天夜里，他和妻子也带着三个孩子上路了。







现在，周围变得空空荡荡的，除了粗脖子诺贝特，一只动物也没有。

不对，应该说还有一只动物。

不过，这只动物完全习惯了别人对他的忽视，首先是因为他太小，其次是因为他所从事的职业不太体面。尽管每个人都会觉得这种职业是有用的，而且能给别人带来舒适，但是大家仍然认为这种职业很粗俗，甚至连提一提都不愿意。

他就是专啄虫子的犀牛鸟，名叫虫夹子小卡尔，他长着一张鲜红的、非常难看的嘴。靠啄食水牛、大象和河马身上的虱子为生。他不断在这些动物的背上走来走去，浑身上下来回飞。

小卡尔还没有离开这个地方。他不怕粗脖子诺贝特，因为他太小，而且非常机灵，犀牛拿他没有办法。可是，现在犀牛把他所有的主顾都赶走了，小鸟很生气。于是，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要以自己的方式消灭犀牛。

他朝犀牛飞过去，落在他那只大角上。他把自己的尖嘴一边在犀牛角上磨来磨去，一边叽叽喳喳地说：“哎，我说，作为一个胜利者，感觉怎么样啊？”

粗脖子恼怒地斜了他一眼，吼道：“滚

开！你对我尊重点儿！滚开，快滚！”

“别急，别急！”小卡尔说道，“我说，小诺贝特，你现在可是拥有无限权力的胜利者啦。你的的确确取得了巨大的胜利。可是，你不觉得自己还缺少点儿什么吗？”

“我看，我什么也不缺！”粗脖子诺贝特说。

“不，”小卡尔说，“你还缺少一样东西——这是每个胜利者和统治者必须拥有的东西：一尊纪念塑像。”

“一尊什么？”诺贝特问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小卡尔叽叽喳喳地讲开了，“一个胜利者，或一个统治者，如果没有一尊纪念像，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胜利者或统治者。所以，在世界各地，所有像你这样具有伟大意义的大人物，都会建一尊纪念像。你也应该有。”

粗脖子听了直愣神。像往常一样，一旦陷入深思，他就是这种呆头呆脑的样子。他想，这小鸟说的话无疑是对的。他，粗脖子诺贝特是一个胜利者，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。所以，他也想拥有一尊纪念像。

“从哪儿能搞到这玩意儿？”他问。

小卡尔竖起羽毛。

